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2024年2月2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左　骏
校　　对:马晴春

编者按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厚文化底蕴的节日。

记忆中的过年,充满了喜庆、热闹、祥和的氛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街小巷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人们忙着置办年货,准备年夜饭,迎接新年的到来。

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守岁。辞旧迎新之际,人们互道祝福,期盼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万事胜意。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年的方式也发生了许多改变。然而,那些记忆中的旧时年味,依然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为了重温旧时年味,本报特策划"旧时年味"专版,邀请本土作者分享他们记忆中的过年场景,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寻找那些渐行渐远的年味。

旧时年味

红包往事

刘文清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过年走亲戚对孩子而言,最具诱惑力的莫过于红包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也是孩子们心甘情愿顶风冒雪淋雨踩泥泞早出晚归跟随大人去拜年的最大动力。

现在的过年发红包,城里的自不用说,五百元一千元两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眼睛都不眨一下,豪横得很。即便在农村,也是一百元起步了,几十块钱的一个红包,怕是都不敢拿出手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还没有完全实行联产承包制,经济不活跃,农村不富裕,农民更是捉襟见肘,能包个三毛五毛的红包都算是巨款了,一般人家是一毛两毛的一个红包。小孩子从亲戚手上接过红包时的那股兴奋劲、获得感,是现在的孩子所无从体会的。主家给孩子发一个红包,直把孩子高兴得忘乎所以,饭桌上吃了什么美味佳肴、与小伙伴们娱乐了什么项目,早成了浮云忘到九霄云外。把红包当成宝贝一样护着,生怕被人抢了去,晚上睡觉都要把这红包放在枕头下面。记得当时正在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一毛钱的是灰色,图案是干部参加劳动;两毛的是绿色,图案是武汉长江大桥;五毛的是青色,图案是纺织女工。当时的一毛钱有多大的购买力呢?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一本练习册是二分钱,一支白糖冰棍是一分钱,一个肉包子是八分钱,一碗光头米粉是两毛钱,一斤猪肉是九毛钱。

当年人们刚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商品经济处于初发阶段,农村仍是自给自足,稻米是自己种植的,鸡鸭是自己喂养的,蔬菜多到吃不完可以喂猪,所有的这些都犯不着花钱去买。一旦真正需要用钱时,就会将自己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担到墟场上售卖,换得了人民币,再去供销社或是百货商店买回自己所需要的物什。农村家庭平时连人民币都很难见到,更说不上有存款了。对于农村孩子而言,能见上一次人民币,就是一种奢望,哪里还敢想象自己手上何时能拥有一块两块钱?红包到手,一时间感觉自己成了土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的人民币我做主嘛。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现在还把百元大钞当成一块钱呢。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有时去姐姐那小住,姐姐花400元买了一张新床,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是花了四块钱,让人笑掉大牙,可见当时的一块钱对老母亲的影响那真是入脑入心了的。

去有的亲戚家拜年时,不知道亲戚是有心或是无意,在客人离开时绝口不提红包一事,也就更不会有给孩子打红包的行动了,往往让孩子们高兴而来,扫兴而归,抱怨甚至怨恨一整年。遇上这样的场合,有灵泛调皮的孩子就会再一次温馨提醒一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东家只好乖乖掏出红包。如我这般腼腆斯文的孩子,又哪好意思开口向人要红包呢?就只好吃一次哑巴亏,当一回"英雄白跑路",一颗幼小的心灵因此被弄得伤痕累累。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与姐妹几个去给姑妈拜年。侄儿侄女来了,姑妈自然高兴,一切都在欢乐、喜庆、融洽、亲切的氛围中进行,但是在打红包一事上,发生了"事故",先前一切的开心、快乐都降到"冰点"。原因是姑妈重男轻女,在打红包问题上搞了"双重标准",给我的红包是两毛,打给姐姐和妹妹的红包则是一毛。我年少不谙世事,忘记了姑妈的特别交代,回家后在姐妹面前炫耀,把她们气得够呛,因此好几年都不去给姑妈拜年。

在所有的亲戚里面,打红包打得最大方的要数小姨了。小姨是半边户,在农村喂猪养鸡还挣工分,姨父在工厂当工人,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家庭条件比其他农村亲戚都优渥,每年的红包就比其他亲戚打得多些、大些,最少都是五毛一个,吊足了孩子们的胃口。因为这个红包,每年过年走亲戚,我们就心心念念地盼着要早些去给小姨拜年。从逍遥岩乡黄龙头村到天堂乡平口元村,有30多里路,没有汽车没有单车,单靠两条腿,一个单程要四个小时,中途不作停歇不喊一声累不叫一声苦,精神头足得很……小孩子思想单纯,见钱眼开,把红包给的多少当成亲戚对自己是好还是不好的唯一评判标准了。

而今,我已年过半百,从长辈们手中得到红包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小时候去亲戚家拜年喜得红包的欢乐情景,沉淀于记忆深处,成为一段时不时翻阅起来便感觉无比美好又温馨的回忆。现如今,一到过年时家里面来了拜年的孩子,我都会打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红包,图个喜庆吉利皆大欢喜。不知道孩子们红包到手时,是不是与当年我拿到红包一样的激动不已、兴奋莫名、心存感动呢?

忆童"年"

武开龙

人到中年,大多"怕"过节,尤其是"怕"春节。对于我来说,春节确实有点苦,有点累——苦了腰包,累了腰腿。

要说春节的快乐,除了享受全家团圆的天伦之乐,其余还得靠回忆。为此,我常常偷偷穿越到童"年",悄悄享受那时候的独特年味,然后窃窃地傻笑……

●无辜的薯粉条

我一向喜欢吃家里自己加工的红薯粉条。剁几块鸡肉,加几段红椒,切一撮姜丝,炒得香气四溢,再加上一盆清水,放入红薯粉条,水开撒上一把蒜叶,就可以起锅了。煮熟的粉条看起来晶莹剔透、滑溜水灵,点缀着黄、红、绿,真是又好看又好吃。

除夕的年夜饭桌上,奶奶一般会做九碗菜,豆腐、萝卜、白菜各两碗,再加一碗粉蒸肉、一碗鸡和一碗腊肉,却唯独没有红薯粉条。我有点不乐意,吵着嚷着要奶奶煮。奶奶一向对我百依百顺,可这一顿饭奶奶就是不煮红薯粉条,只是把我搂在怀里哄我:"今天奶奶忘记了,下次煮,下次煮一大盆给你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哪餐想吃就哪餐给你煮,好不好?"听奶奶一说,我也只好罢休了……

那天,我跟着父亲去亲戚家拜年,餐桌上有一碗红薯粉条,我高兴坏了,忙不迭地往碗里夹、往嘴里送。可是,由于天气太冷,我的手指都冻麻了,筷子一点都不听使唤。任我怎么使劲,红薯粉条都像泥鳅一样从筷子上溜回碗里,总是夹不着,弄了半天,不但没吃上一根粉条,反而让汤水溅入了眼睛。我气急败坏,大叫:"讨厌,真讨厌,太难了,根本夹不上,夹不上……"一旁的父亲突然急了,显得特别狼狈,忙用手捂住我的嘴。我挣脱父亲的手,将碗推到桌中间,继续大嚷:"夹不上,就是夹不上嘛,干嘛捂我的嘴?"好客的主人此刻也没了笑脸,父亲越来越尴尬,只好丢下碗筷忙着赔不是。看着父亲无奈的样子,我才不解地安静下来。

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夹不上"是很不吉利的,家乡有一句很伤人的咒语——夹不起,捞不上。哦,我终于明白了奶奶为什么不在除夕餐桌上煮粉条了,这无辜的粉条!

●莫名的擦"屁股"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和弟弟会跟随父母很早就起床的。刚一醒,母亲就拿着一张废纸往我和弟弟的嘴上擦,母亲边擦还边念叨:"百无禁忌、诸邪回避,百无禁忌、诸邪回避……"

我百思不得其解,对于母亲的做法特别抵触。为此,我一看到母亲来到床边就往被窝里钻,或者用双手捂住嘴巴,想尽办法不让母亲擦。母亲也不勉强,只象征性地在嘴巴的周围做个样子,嘴里还是念叨:"百无禁忌、诸邪回避,百无禁忌、诸邪回避……"

慢慢地,我到了读小学四年级的年纪。那年的大年初一,母亲破例不擦我的嘴了。这倒让我感到特别好奇,忍不住问她。母亲告诉我:"大年初一要讨个好彩头,你人小,我怕你乱说话。按老规矩,就给你擦屁股了。哈哈……现在你长大了,懂事了,娘知道你懂规矩了,就不再给你擦屁股了。"我懵了一下——原来母亲把我和弟弟的嘴当成"排泄物的出口了"。

如今,一想到"擦屁股"就未免有点恶心,但"老规矩"在我的脑海里却也就此扎根下来。

●讨厌的看碟

母亲的外婆家靠近衡东,小时候常常跟着父母去拜年。路途很远,又没有车,单程两个半小时,全靠两条腿。小孩子都好玩,劳累是不在乎的,就是一路奔波惹得肚子闹意见。

刚进老外婆的家门就迫不及待地爬上板凳,趴在八仙桌上。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九个类似九宫格的方木盘,每个方木盘里各装着一种自家的干果,有红枣、黄豆、红薯片、爆米花之类,如同一个魔法九宫格,把我的馋虫一下就勾出来了。

我的眼睛快速地寻找最可口的食物,哇,有雪枣!三个雪枣摆成"品"字形,胖乎乎的,真是诱人。这雪枣我吃过一次,是一种糯米粉经油炸之后,外面裹上一层白砂糖,状如油条的食品。甜甜的、酥酥的,入口即化,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过美食的诱惑。我眼疾手快,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谁知舌头刚舔到就被坐在一旁的父亲打了一下手背,我手一晃,雪枣震到了桌上,正想捡起来,雪枣已经让父亲夺走了,放在了木盘里,还张开大手把木盘盖得严严实实。父亲板着脸、瞪着眼睛示意我不能拿,更不能吃。

我委屈极了,因为答应了父亲做客是不能哭鼻子的,所以只好爬下凳子躲在墙角暗自神伤。父亲找到我,对我说:"儿呀,这是看碟,只能看,不能吃,咱不能坏了规矩。"我嘴里嘟囔着:"什么破规矩,明明是好面子、摆排场,不让吃就别摆出来呀!"

"少年不识愁滋味。"我当时怎能理解看碟的含义呢?

如今,年夜饭的桌上很难见到红薯粉条,丰盛的餐桌已经没有红薯粉条的一席之地了;如今,果盘里堆满了奇珍异果,"看碟"已经成为了鲜为人知的历史了。童"年"那独特的味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了!

犹记那时请年饭

尹运中

老家窑湾与攸县县城仅一河之隔。大集体年代老家过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事情还是邻里之间相互请吃年饭。

老家的过年时间从腊月三十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过完正月十五便叫"出年"。老家出了年,气温便开始渐渐回升。这时,春风浩荡,暖意融融,山上的梨花绽放出了簇簇白色的花朵。广袤的乡野上,草儿青青,柳绿花红。于是,人们开始脱掉厚实的袄子,甩开膀子到地里大干农活了。

"拜年拜到三月八,溜年溜到禾打花。"此时,尽管春节的踪影已经远遁。但老家乡邻过年的兴致似乎仍未尽,乡邻间开始兴起请吃年饭的热潮了。

正月时的农活一般比较轻松。乡亲们大多数时间是肩上扛把锄头跑到山上去给水渠清淤泥,疏水道,或是给地里正长得喜人的油菜苗除除草,松松土。

那时,我们生产小队的队长是一个名叫庚生的长辈。他擅干农活,又办事公道,因而在村民中的威望比较高。他为人坦诚,一般场合下不太爱说话,但有时大家干活感觉比较累时,他也不时与大家开一两句玩笑,以活跃气氛,当然,最能活跃气氛的,还是大家打趣,该是哪家请年饭了,反正都是轮流请,总有搭白的,然后本就不多的活计干起来就更快了,都想着早早收工,去吃年饭。

每年的年饭,我们屋场就数人称石牯家的菜肴弄得最合大家的口味。石牯是一个踏实能干的人。他是个多面手,既能下田干活,还可上山打猎和下河捕鱼。他家里藏有一杆鸟铳,还有一张捕鱼的网。那时不禁猎。冬闲时,一有空,他便背着鸟铳上山打猎。斑鸠是一种喜欢僻静的鸟。一到晚上,它们便成群栖身在幽谷密密的杉树林里。每当这时,石牯便背着一把鸟铳,手持手电筒,悄悄潜入密林里窥视。当发现了斑鸠的踪迹,便用鸟铳瞄准射击。只听见"砰"一声,便有一只或数只斑鸠扑棱着翅膀落地。

他将打死的斑鸠捡回家炒着吃。如果吃不完,便将它们全烤了挂起来留着过年招待客人。于是到他家做客总能尝到美不胜收的各种野味。每年开春以后,雨水渐多,河水猛涨,他便常背着渔网到河边捕鱼,改善生活。每年吃年饭,我们队里的民众还可到他家吃到新鲜的河鱼。加上他家待客十分热情,因而,大家每当听说他家请年饭时,都争着去凑热闹。

我们队有个规矩,请年客时,凡在队上下地干活的男女主要劳动力都得给请上。因而各家每次请的人数总有二三十之众。为了除去反复请客的烦琐和劳累,各家都是将所要请的人一次性给请上,然后同时摆上几张桌子宴飨众客人。那场面十分热闹,如喜宴般闹腾。

年宴上,男人们爱喝酒,女人们爱品菜。席间觥筹交错,说笑不已。

队长庚生喝酒时爱与人划拳。每当他坐在桌上拉人划拳时,众人便围在他身边起哄说:"当队长的是火车头,不管什么事,你在俺队都得起带头作用啊!今晚一定得带头喝个够,一醉方休才会放你回家啊!"于是,众人不管他划拳的输赢,都抢着往他杯里添酒。

这时他往往已烂醉如泥,一边嘴中不停咂着舌咕哝道:"别……别……别……明天还得早早起来带大家搞生产呢。"一边迷迷糊糊,不由自主地伸出几个指头与划拳对手唱和:"一呀一把头呀,俺哥俩好,三呀三结义呀,四呀四方利,五子登科呀,六六皆大顺……"

每每此时,天空星朗月明,家家灯火放亮——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村已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照明——广袤的农田里,新翻的地里散发着泥土和草木的芳香。而我们队请年饭的人家仍人声鼎沸,喧嚣不已。透过窗户,可看到屋内人影散乱,景象纷繁,打闹声、吹叫声以及划拳时的吆喝声搅到一块,阵阵传来,如奏响了一曲欢快的歌,让广袤的乡野充满了活气……

过年"抢"鞭炮

刘建安

小时候过年,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件大事。

其一,是有好菜、好果子吃,如平时难得一见的雪枣、油炸薯片、猫耳子等等,基本上都可以吃饱——较贵的雪枣除外——以至到了饭点都不想吃饭;其二,是有新衣服、新鞋帽穿戴,尽管质地也只不过是卡其布之类,还得注意别弄脏了;其三,是父、祖辈们给的崭新的压岁钱,要知道,倘在平时,我们总是身无分文哩,这拢共也就两三块的压岁钱,在那时,可是一笔巨款。

有了基本可以自由支配的压岁钱,我们就可以用它去买响爆竹玩——想买别的玩具也几乎没有。想当年,从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开始,醴陵城区的大街小巷,就会到处传来东一声西一声的爆竹声,先是黑火药做的,声音不够响亮,后来用白火药做的,那就分贝加倍了。那时候,我们商业局宿舍和其他地方的很多小屁孩聚在一起,将一挂挂红绿色相间的爆竹拆零,装在口袋里,然后一个一个地扔着放响。一直到正月初八初九,或者元宵节开学以后,成天价响的零星爆竹声才会销声匿迹,可怜宿舍里那些一日数惊的小麻雀们,终于又可以从容地正常觅食了。

买炮仗的钱远远不够,我们一干小家小户的男孩子,在年味渐淡后或者平常时候,一听到哪里有鞭子爆竹响,只要得空,第一时间就是赶紧去捡爆竹——总有一些还带半截引,甚至是全引的鞭炮还没有点燃,一个个像有灵性的小生命一样,七零八落地躺在小坪里,或者墙旮旯,等待着我们的发现,以帮助它们完成轰然一响。我们从爆竹屑里寻到这些宝贝后,便会一个一个地扔着放。那个爽快劲哟,别提多带劲了。

年岁稍长一些,我们就不满足于只是捡拾那些因故未燃的爆竹了。自打那天,我发现隔壁平哥用脚去踩爆竹,并成功地"捡"到一串几乎完整的爆竹以后,我也曾冒着"敌人的炮火",去踩爆竹。踩爆竹,第一需要的是勇气。面对"噼里啪啦"正在快速燃放的爆竹,你要像消防队员一样去赴汤蹈火,用脚踩上去后,用力踩几脚;如果仍然无效,那就需用全身重量去踩着爆竹在地上左右旋转地碾——使出这个招数,就需要承受鞋底烧坏,甚至炸伤眼睑的危险了;第二,主家放过几挂人为的"哑炮"后,也会吃一堑,长一智。点燃爆竹后,他们马上就会掉转身,对着我们几个熟悉的捣蛋鬼叫吼:"谁都不许踩嘀,谁踩,我就抓谁,告诉你们学校的老师!"或者严肃警告:"告诉你的爷(方言中的父亲)!"

没有办法想象,遇到这种狠角色,我们也只能干听响,光叹气。只盼那一串串的爆竹,能遇上水洼沾湿,然后自然失响,我们便好一窝蜂似的冲上去抢。跑得快的,刚勾腰去捡,谁知"嗤"一声,后到一步者眼明脚快,用一个扫堂腿将其往旁边一掷,这个战利品就非他莫属了。有时候,遇到相对面的两个人同时去抢,眼睛就会只看着那挂爆竹,那就极有可能会发生碰撞,直撞得头上起包,眼冒金星,或者人仰马翻,趔趄倒地。只是在这一瞬间的功夫,动作稍慢的第三家,便乐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

现如今,我每每听到惊天动地的"震天雷"声,或者看到璀璨的礼花弹在天穹炸响、怒放之际,心里就会由衷地感叹: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爆竹,勇于创新、惊艳的醴陵人,如何就做得这么隽永精致,这么气冲霄汉了?

然则,不管时代如何进步,爆竹如何环保和创新,我总是怀念孩童时候,那颗极易满足的童心,那些一只只地点,一只只地扔响爆竹的时光。